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淞隱漫錄 橋北十七名花譜

日本東京，夙號繁華淵藪。日本橋畔尤著名。橋南橋北皆名妓所居，相距僅一衣帶水，其間習尚迥爾不同。橋北之妓總稱曰駿河坊妓，以箱局在駿河坊而得名也，其實分段聚處，多在駿河品川兩替，五坊左右，鱗次櫛比，望衡對宇，向時有三四□人，今則寂寥無幾，止剩名花一□有七。日本招妓侑觴之地，或在酒樓，或在畫舫，酒樓以萬林為巨擘，次之則勝五樓也。萬林門戶狹小，殆如不可入者；一入洞扉，仙境豁然，令人有天台桃源之想。新樓尤寬敞，兩房連屬，可布數□席。三層樓高聳凌雲，南樓迎風貯月，涼爽宜人，名流雅客，咸於此小飲焉。樓下別有靜室，以便妓來易衣換裝。此外別農舍，殊具籬落風景，宜於酒後圍棋品茗。勝五樓亦稱伊豆屋，結構雖小，然幽靜雅潔，實出萬林右，故好事者流，趨之如鶩。呼畫舫游於墨川之上，借以消暑迎涼者，名曰船宿，主其事者為住吉、松葉、三浦、岡松四家，彼此相競，迭為盛衰。住吉則房櫳深邃，器具精良，推為獨步；松葉以慧制勝；三浦以廉留客，惟岡松則無所聞焉。日本所謂箱局者，乃主送迎妓女者也，猶之妓館之外場，以故呼之曰「箱奴」。駿河坊之箱局曰三芳屋，蓄箱奴六人，皆衣食於局，局就妓身價一枝給二錢，若客賞奴以纏頭，則為奴所得。箱局壁懸小牌，牌記妓名。已受客招，則反之；有疾病事故不得應招者，亦如是，使之一目了然。或妓與某樓有前約，則以白紙黏壁間，防其忘也。局簿有三：曰根簿，曰雜帳，曰日記。根簿分日而記，眾妓一日間所招之客均在焉，雜帳分妓而記，月、日、樓名畢載焉；日記箱奴各自記錄，某奴所記，止某奴所送之妓耳。欲知妓輩清濁，莫如閱雜帳：玉數多者，狎客必多；玉數，留宿之謂也。然則雜帳可謂妓輩之照魔鏡矣。□七人者，一曰阿洛，豔品比桃花。洛揭籍已久，著名於風月場中，夙稱領袖。才貌僅在中等之上，顧位置自高，遂為群芳所嫉。然月潤花妍，鶯嬌鶯麗，妒之者雖眾，譽之者亦多，卒不能掩其美也。

二曰小竹，清品比梅花。小竹亦北里之矯矯者，秀麗嫺雅，脫盡塵俗之氣。工於酬應，妙解人頤。某墅主人頗愛之，風晨月夕，輒招之松葉、住吉諸樓，斗酒聯詩，留連轟飲，或數日不歸。戚串謀為之脫籍，置之金屋，繼以議不諧中止，某遂別娶■室，然出遊自若，蓋深情繾綣，固不能一日離也。

三曰才藏，麗品比海棠。駿河坊之妓，以容貌稱，莫過才藏；以浮薄稱，亦莫過才藏。狎客多至□餘人，俱在面首之列，暗中皆有臧否，而能各得其歡心。嘗侑觴於萬林，鄰席有二客，亦呼妓持觴政。才藏因事過前，瞥睹一客，年二□許，清美盼，儀觀俊爽，心動不自禁，托故逃席，潛至鄰樓，自屏後窺客。客知為妓，招之入席飲，亦不辭。既而杯盤狼藉，燭酒闌，才藏竊與客耳語，曳客袖他去。樓婢其入空房，呼座客窺之，醜態畢露，才乃蒙面逸。武弁藤田素眷才藏，一日偕邱參領買醉酒樓，招小絲不至，夜深各自就寢。才伺藤睡，入參領房慰其孤寂，自薦枕席。藤覺，呼才不在側，詰得其實，大悲，然以參領為其上官，未敢呵之也。嘗謂所親曰：「絮薄花浮，於今乃信，特未有如是之甚也。」遂與之絕。

四曰小絲，□品比牡丹。小絲丰神端麗，舉止靜雅，而□粹豐碩，不減大體。雙也澗太史、邱參領俱屬意焉，時有所投贈。小絲敬太史而重參領，故並得其歡。太史給脂粉錢，參領助衣裝，兩不知也。一日，太史約觀梅，風雨未果，因攜絲造住吉樓小飲。入門，參領亦至，自後曳小絲袖曰：「客誰？」曰：「某省客，未悉其名。某妓客也。」一巢兩雄，傳為笑柄。屢以私事為參領所責，甚至鞭撻鶯鳳，而小絲絕無怨言，巧辯彌縫，愈增其愛。參領深眷小絲而不知其別有狎客也。一日，方陪客宴於萬林，適狎客書至，草草閱畢，即挾於濡帶之間，遺地，為樓婢所拾，遽以示客。客戲附郵筒送參領。參領得此，不得不疑。數日，招絲，出書畀之曰：「尚記之否？」絲初以為尋常往來尺牘，及閱之，色變，泣曰：「此恐出於讒手妒妾者，欲間吾兩人歡好耳。幸垂察之。」參領他日亦不復問。

五曰駒吉，逸品比瑞香。駒吉貌少亞而奏技獨絕，志尚耿介，不苟合。繼母待之虐，奪其衣裝，逐之。駒乃自營，雖貧，堅持清操不少貶。獨為士人阿某所眷，守之數年，眾妓皆稱駒吉生硬，而客愛之弗衰。後昵藥商，眷戀之情，形於動止。或謂商有妙劑，投其所好也。

六曰阿鬱，蕩品比柳花。阿鬱姿容俊秀，情性便娟，客見之者，無不色授魂與。鬱亦妙解人意，顧豔名居竹、洛、絲、才之亞。始揭籍淺草，與某士人厚。後士人解褐，赴任橫濱，漸疏遠。及移兩替坊，林縣丞購鬱赴任靜岡，居一年，歸，揭籍原處，山協領、高社員並眷之，鬱意厚於山而亦不薄於高。高出重價納為小星，久之，與幕賓坂某有私，高不知也。高產傾，開閣遣楊駱，鬱及與坂相攜而去，賃廬以居。又一年，坂有事鄉居，素貧，不能攜妻孥，鬱遂再抱琵琶，重理舊業。揭籍之月，西南之賊始平，山協領凱旋，相見於某樓，夙盟甫償，赤繩未繫，協領遽有大津之行，後又遇山公監稅，曾居北關月餘。

七曰小若，雋品比木蘭。小若丰容獨絕，雪膚花貌，一望殊妍。然恨無斌媚態，似古寺觀音，塵埃不掃；又恨少秀麗氣，如伏水土偶，都無活機。洲基某頗寵之，月給纏頭甚豐，別小樓為游憩所，因是客招雖少，家計頗優。以口過為眾妓所憎。

八曰阿豔，韻品比李花。阿豔名副其實，金協領愛之，花晨雪夜，必命駕往飲於住吉樓，此豔之一知己也。

九曰稚美，淡品比梨花。稚美諧謔有趣，揮霍筵中，得此乃快。前後眷之者，有西北兩郎君。稚美長於謔，舞與阿豔雙演，最解人頤。稚美又逾笄年，體豐碩，少發，聞其名見其人，無不驚而笑者。旋改名千代。

□曰阿園，嬌品比棘棠。阿園才貌皆中等。□才捷給，多訐發姊妹行私事，以是不為人所喜。

□一曰小蝶，韻品比小仙。小蝶為小竹之妹，年始三五，嬌喉珠轉，媚態花妍。惟恨痘神為祟，略損風流。然當其盛妝濃抹，於燈下見之，亦足以銷魂也。

□二曰小鶴，媚品比茶。鶴固舊妓，久脫樂籍。乃既出風塵，而復沈孽海，則殊可悲也。顧以弦歌之資，不足餬口，再借枕席，歡博纏頭，亦倚市門之下者也。

□三曰小松，靜品比桐花。小松亦舊妓，七八年香名噪於曲中。淡抹濃妝，妖冶獨絕，車馬盈門，賓從如雲。凡鳥道人嘗從之買醉黃壚，頗加青眼。後移居兩換坊，忽遇之於狹巷井桁之旁，時黛眉乍剃，皓齒已涅，洗衣舂米，不知其為弦歌中人；旋又逢於途，則妝束又非舊姿，問之，仍揭籍於原處，門前熱鬧，一如舊時。噫！不知誰為賦《琵琶行》者。

□四曰阿珊，粹品比山茶。珊始名小金，再揭籍改今名。好豪飲而灑落自喜，無機械心。

□五曰小萬，妍品比杏花。小萬風流靡曼，賞識者頗多。然欲尋其佳處不可得，至於索癢摘疵亦不可得，故難為譽，亦難為毀。

□六曰苧蕪，常品比麥花。苧蕪色藝稍次，惟善伺人意，如飛燕依依肘下，宛轉隨人，故客多憐之者。曾偕才藏陪客於三浦屋，燈宵闌，留薦枕，以三妓而伴四客，談者齒冷。

□七曰福松，凡品比菜花。福曾與某生員邂逅客邸，有鬻醫盟。生平狎客更僕難數，人謂警行隴畝間，菜花豆莢，時有香來，別具風趣。

或問色藝妓之別，曰：「以火盆與三弦分之。」索居無俚，聊作□七人小傳，以見一斑。

泰西諸戲劇類記

泰西向有緣繩之戲，以一繩長逾數百丈，繫其兩端於危樓高塔之間，演者躍身其上，若履坦途，其技之神，蓋有挾山超海不能喻其難，臨淵履冰不能形其險者矣。昔時群推法人為獨步。嘉慶二□二年秋，日耳曼列國諸君集會於奧京維也納，奧為盟主，執牛耳焉。適有法人欲獻是技，約於其日出演。國君預召一日耳曼人嫺習繩技者曰哥利德，命與法人角技高下。屆期簪履紛來，冠裳畢集。法人躍行繩上，其捷如風，猱升高塔之杪，速於猿。回時甫及半際，適逢一人亦緣繩而上，闊僅駢兩指許，兩人相值，無地可

避。時觀者雲集，無不為之心寒股栗。法人至是亦手足罔措，不知所出。日耳曼人從容語之曰：「俯。」法人如其言，日耳曼人一躍過其背。數千人齊聲贊歎，有若雷鳴。法人大慚逸去。由是哥利德以絕技聞於當時。

繼哥利德而起者，有都比倫敦，亦法人也。都比生於道光四年，其父捕魚為業。五歲時曾往觀緣繩之戲，心竊羨焉。歸而壹志學習，務極其能。初以其母曝衣繩繫於兩椅間，試行之，人重椅輕，身僕於地；繼取魚索試之，亦斷；最後得一巨纜於舟子，喜曰：「是可置我足矣。」遂繫兩端於二樹間，以杖地而行其上，防其墜也。旋去杖而持一蓋，繼而並蓋去之，空身往來，絕無怖恐。久之，身輕足健，視懸之駕空，無異平橋之在望，由是業日精，名日著，歐洲之演是技者，無敢與之頡頏，哥利德之聲譽，反因此而掩矣。都比挾其所長，週遊列國，觀者爭輸金錢，獲利無算。同治甲子冬間，航海至香港，港人樂觀其技，咸嘖嘖稱道之。都比向在美利堅演技一事，尤為膾炙人口，至今歐美兩洲之人，尚述之不衰。美利堅北境與英吉利屬地分界處有大江一，曰尼押格爾拉。是江上流高於下流約一百六十尺，廣約一千一百尺，上流之水奔騰澎湃而下，狀如瀑布，聲聞百里，轟雷掣電，滾雪翻銀，眩目駭心，視為奇境。江之下流兩岸，石塘頗為高廣。都比於對岸兩塘繫以長繩，離水約二三十餘丈，凌空特起，遙望之如天末長虹。倘據此而俯首下窺，心膽為之震栗。都比行於繩上，手執一杖，盤旋戲舞。忽坐忽眠，如在平地。時有輪船一艘泊於江中，藉以防失足下墜之虞。都比行既至此，即於囊內取一繩垂至船中，船主以酒一瓶繫於繩端，都比收繩得瓶，啟瓶飲酒，酒罄，擲瓶於江，迤邐而去，竟達彼岸。是日遠近來觀者如堵牆，約二萬五千人，莫不鼓掌稱奇。逾時復回此岸，問岸上有人願至彼岸者否，能負之而過。三呼，卒無應者。然都比於此，猶以為未竭所長也。因負木棉一捆於背而行，離岸二百尺，復繫一竿於繩，而取一牌懸於竿上。既抵彼岸，復攜小車一乘而回。是時觀者莫不目注神凝，屏聲息氣，歎為得未曾有。都比之名由是噪甚，幾於婦孺皆知。

近今則有車利尼馬戲焉。一女子年五六歲許，皓齒明眸，雪膚花貌，短裙窄袖，袒胸及肩，衣裾四週，悉綴珠寶，光怪陸離，不可逼視。始而馬自馳行，疾徐進退，悉中音節。台上奏樂，聲韻悠揚，馬之步武，無不鹹合。繼而女子控馬疾馳，較北方之解馬，尤為迅捷，箭激星流，凌虛絕跡，飛電邁，一片神行，誠令觀者目不及瞬，口不能狀。所御之馬有錦鞍而無鐙。復有二女子年稍稚，臂足皆露，躍登馬背，蹴踏跳躑，坐臥起立，一任其意。有時翹一足為商羊舞，或側身倒掛，作欲傾跌狀。復使人張布當其道，馬從布下馳過，女躍越之，仍立馬背，三躍三過，不爽分寸。觀者神悸色奪，而女自若也。又橫當以木欄馬，連躍逕過，並無留礙。最後有貫圈之戲，使人手執巨圈當之，女從圈中出，馬從圈下過，環埒馳行，能超越六圈，而察女雙足，一若未嘗須臾離繡韉也。斯技也而進乎神矣。又絡雙馬使並行，女子兩足分踏兩馬，縱轡疾駛，馬蹄風生，馬行益急，台上樂益繁促，最後四馬聯行，磬控縱送，無不如志。此外則有錦衣花面，狀如中國之小丑。口講指畫，嘲笑詼諧。或故為可驚可愕之事，以博人軒渠。不解西國方言者，亦隨眾喝絕而已。更有兩馬不施羈勒，入埒交馳，環場一周，忽爾一馬前進，一馬倒行，其首旋轉俯仰，其足騰踔疾徐，一若妙合規度者。久之，兩馬互易如前狀，一人突出，揚鞭叱之，乃搖尾帖耳，踏踏然歸矣。兩馬又能舉前足如人立，有挽四輪車出者，兩馬以前足踏車尾，仰首自得，一若助人作推車狀。說者謂眾馬並能知人意，不僅通人語已也。車利尼之馴養教導，可謂獨具一片苦心矣。

車利尼劇場中亦有女子能嫻繩戲，但不以此為絕技也。按繩戲在中國自古有之，始行於戰國之季，非特泰西為獨擅也。漢代以為百戲之一，張衡《西京賦》云：「走索上而相逢。」李善注：「索上長繩繫兩頭於梁，舉其中央，兩人各從一頭上，交相度，所謂舞者也。」晉《樂志》云：後漢天子受朝賀，舍利從西來，獻於殿前，「以兩大繩繫兩柱頭，相去數丈，兩倡女對舞，行於繩上，相逢切肩而不傾。」又唐睿宗時，婆羅門國戲人能倒行以足舞。大抵此戲起自印度，流入中國，即歐羅巴洲亦沿印度之風歟？然近日西人戲術之優者，若轉盤，若緣，若登梯，若吞刀吐火，若搬演雜劇，回巧獻伎，盡態極妍，有鬼神不能測其機，幽冥不能窮其幻者。

泰西著名之術師曰瓦納，所演尤為擅場。台上障以絳簾，樂作簾開，中懸八角圖，遍列紙牌，術人彈之以指，如飛絮落花，隨風飄墮，乃取六葉置槍中，機動槍發，振地一聲，牌仍在架。又向客取銀券，取金錶，券則焚之以火，表則貯以磁碟，佯為失足，碟碎表損，術人謂此物已無用，納之巨槍管中，舂以鐵桿，俄而槍發如震霆，諸表悉掛於圓盤中，碟亦在焉，尚缺一角，術人覓地得之，向盤搖擲，碟即完而不缺；更取台上畫燭擘之，銀券宛在其中，故無恙。又借客之約指、手巾，約指則倩客閉置盒中，堅持之，手巾則紅白二幅，各翦一圍，須臾，紅白互補，形若滿月，略一指揮，仍如故，略無補綴痕；約指條掛於台上花枝。最後取客高冠，冠中空無所有，術人手探之，則取出雞鵝鴿鳥無數，飛走滿台；更有玻璃缸一，金魚游泳，荇藻交加，水溢於外焉；又取出皮盒一，其圓若球，盒中有盒，層出不盡，凡有二具；冠中有紙裹洋糖，一轉即出，有若連星貫珠，以餉座客幾遍；頃之，冠忽作爆裂聲，烈欲驟騰，術人踏火使熄，冠扁，乃疊冠入槍管，槍發作霹靂鳴，冠懸於梁，槍再震而冠落，舉以還客。其最驚心動魄者，則以匕首決人首也。

如都比，如車利尼，如瓦納，皆以一技之長負盛名，邀厚值。而中國之具此能事者，僅糊其口，救死不贍。噫！何相去懸殊哉！